

伍

精  
校  
綱鑑易知錄

印行  
上海錦章圖書局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八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漢紀

梅福上書

漢紀

孝成皇帝

漢紀

九九

丁未三年春正月晦日食

冬十一月故南昌

南昌府尉

梅福上書不報

尉不書書故

福數

湖因縣道上

變事輒報罷

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故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即九章算術也桓公時有以九九見者公不納其令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令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則嘉謀日聞於上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礪石高祖所以屬同世摩唐鈍也令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如戮馬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令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顧察其景始成帝即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見上卷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見十一霍見十六上宮見十五皆母后之家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布無及已上不納

庚戌

己酉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

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

見三

後常見思

何武去後

見思

無雲而雷  
流星四面

如雨  
谷水災變

之對

劉向災變

之對

朱雲言事  
得罪  
張禹論災  
變

朱雲折檻  
辯諫旌直  
臣  
辛慶忌救  
朱雲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現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媒肩贊燕飲。指與張放等宴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好之寵。指飛燕合德見上朝觀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指數為微行見上卷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旱，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促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振贍困乏。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俱無嗣見上卷惠帝昭帝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昌邑王在位一月霍光廢之立宣帝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去也豈不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間，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

栗

見十四

將軍

見十四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賢也

書罪多矣

未有書得罪者，比其書得罪何得也？者不當得者也。

罪辭有

三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皆實罪也。得罪非所罪而罪也。

安昌侯

漢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城東南

張禹

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昌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策，辟壁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見上卷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不為其事，但飲食而已。素餐空食也。詩魏風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君子今不素餐兮。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咸上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見二比干見二卷遊逢春。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咸上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見二比干見二卷遊逢春。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冤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誣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致堂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舉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人君知此，必監于侵翳之咎，免自飾。

數言者蓋  
備見

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令條陳日食之咎。顧歸之諸侯相競。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措焉。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姻戚。王氏烏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岷山崩江  
水竭  
劉漢論向  
必亡

隕石閩東  
谷永黨王

封孔吉為  
殷紹嘉侯

王莽克己  
不倦

罷刺史置  
州牧

辛亥三年春正月。岷山在四川成都府茂州崩。星出岷山。謂之岷江。江水出岷山。三日江水竭。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見三卷所指以大角。天王從參宿名益州分至辰。辰星北方水。建時節廷也。從野蜀漢之地。謂之岷江。江水出岷山。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守又及前年有星字于東方水。攝提斗所指以大角。天王從參宿名益州分至辰。辰星北方水。殆必亡矣。

壬子四年春正月。中山定有定州王興。成帝定陶。見上卷。王欣。其王康之子。來朝。帝賢定陶王為加元。隕石于閩東二。大司農谷永免。王根薦谷永徵為大司農。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以病免。數月卒。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孔吉孔子十世孫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見十七皆進爵為公。目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上從之。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大司馬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秋八月。中山王興卒。諡曰孝。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其後。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目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下長。獄死。獄中廢后自殺。上以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目衛尉侍中列繼四父。商根而輔政。欲令平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硯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候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僅。便問知其夫人皆瞽。其婦名如此。罷刺史。置州牧。詔立辟雍。未作而罷。未卒事不書。書未作而罷。目犍。堅為郡。今四川敘州府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

劉向論美  
而未循其  
本

劉向不遷  
居

以大臣應  
天書

楚昭宋景

猶不肯為  
李臣不知

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說上宜興辟雍同廟。辟廟天子之大射行禮之處，而旋籩以節樂者，蓋辟壁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令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

致堂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心，非己有視聽舉履，皆失其當，而何以為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人，誠益趣之虛偽之城，不若不為之愈也。

目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令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致堂胡氏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此三代教化之寶也。令漢廷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為！

目向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相欲用向，輒下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綱甲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翟方進卒。諱馬，因而卒之所以明其誣也。目著其迹，綱著其心，而後世有所考矣。目時愛惑守心，愛惑南方，火星出，則有悖亂殘賊疾喪饑兵居。郎貧肥，郎官姓醜，貪名寵，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糯米二斗得酒一斗為上尊。十石粟，半養之牛。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司馬溫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佑，不威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指其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為，况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誣而厚其葬，而孝成微謳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楚昭王時，有雲如聚赤鳥，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可移。命吳上於令尹司馬王曰：徐偃心之喪，真諾股肱，何益？宋景公見四卷

三月，帝崩。目常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日，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候印書寶，昏夜平。喜。向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謠讟，咸歸罪趙昭儀。見上卷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

賀善質曰成帝之篇天地變異有綱目所未見者八事兩月相承食震同日地震殿中隕石同時四月雪再  
桃李秋實雜集宮殿三日江竭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熾宜矣○熾音炎火滅也

**傅氏** 傅太后從弟，書立某氏為皇后恒也。此其書立皇后，傅氏何傳氏晏也。晏之女也。晏，共皇太后從弟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尊定陶太后** 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也。定陶共皇后，丁明后也。傳晏皆為列侯。**六月詔劉秀典領五經**。目王莽薦劉歆子為侍中。貴幸更始。劉向先受成帝詔領校。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總要六藝也。

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占卜略。醫藥略。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

宗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征。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異其於六經如水之下。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冲。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廬。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致堂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氏邪歛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相豈有什伯之董相董仲舒也見十三卷相遠哉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未卒事。不書。不。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見五卷。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

師丹請限  
議名田

王莽罷就  
第

實議治河  
三策

隕石北地  
十六

師丹定陶  
之議

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額。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買價為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湏後。遂寢不行。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罷就第。乃以師丹為大司馬。九月。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求能浚川疏河者。自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低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限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卷二句見三今徙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今直隸大名府濱縣。害導放河。使北入海。此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既田。分殺澇水勢。此中策也。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溝。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下策也。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孝哀皇帝。名欣。定陶共王康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為太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五歲而崩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帝欲收攜。感炳然制於傅太后。過寵於董賢。主德不匡。漢祚遂微。

乙卯。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慶陽府十六。以傅喜傳弟為大司馬。秋九月。隕石于虞。全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二。策免大司空高樂。漢縣故城在直隸河間府南皮縣東南。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同令褒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貴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sup>去</sup>皇之意。攝副皇字意義。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令定陶共皇太后。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禮坊記云。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等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定陶共皇謚已前定義。不復改。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著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立

丹  
前當熊  
鴻健仔直

大聲如鐘  
鳴殿中  
鼓妖

後見上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陛下既繼體先帝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令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歿空去一國太祖不望揮之祀而就無主當歿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又使史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丁姬傳太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偏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詔丹上大司空高樂候印繆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中山王太后及弟宜鄉侯參皆自殺中山見上王箕子孝王興之幼有眚生上子即平帝幼有眚聲病日眚求病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易其常也病發而歸因誣馮太后祝祖聲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見十四卷嘗從幸虎圈見十一卷熊逸出攀檻見上傅健仔等皆驚走馮健仔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健仔懸由是有篠常追怨之因是遣中郎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祖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比乃中語宮中前世事時事史何用以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糴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

丙辰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夏遣高武侯傅喜就國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孔光自議繼嗣特異成帝召大臣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以為定陶王欣昆弟之子宜為嗣孔光獨以為中山王興帝親弟宜為嗣又重忤傅太后指帝即位傅太后欲至未央宮孔光恐其與政事議以為宜改築宮帝議立傅太后丁姬尊號為孔光傳喜師丹以為不可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譲禪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

王嘉疏言  
急務

訛言行等

鄭崇諫寵  
董賢

亟疾之怒。上不聽。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四府太僕。少卿。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見上卷侯王莽就國。罷州牧。復置刺史。六月。太后丁氏崩。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

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有星孛于河鼓。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見五卷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舉劾苛細。發揚陰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全急務也。冬十一月。無鹽危山土起瓠胡。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祝。畫詛聲阻去。自殺。以孫龍為南陽太守。息夫復躬為光祿大夫。泰山石立。宣帝之祥也。於是再見其中山王之目。無鹽漢縣故城在山東。危山土自祥歟。終綱目書石立。二〇一見十五卷第五。無鹽兗州府東平州。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龍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謂以非常之時上被疾。多所憲。逮第六事上告也。詔驗治。雲自殺。謂棄市。擢龍為南陽今南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戊午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等。綱目書訛言三。皆袁亂之世也。關東民無故驚走持臺。木或折。同麻音鄒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一見十七卷。一見十九卷。封傅商從弟。太后為汝昌侯。二月。下尚書儀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目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見上父恭為少府。詔將作大匠。見二三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又為賢。起冢塋。營義陵。見下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

臣心如水

孫寶請治  
趙昌

楊雄諫解  
單于來朝

母將隆諫  
發武庫兵

諫大夫鮑

宣上書

為虜人崇死獄中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為皇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

為宜陵侯

左遷執金吾母將復

為沛郡都尉

傳商外戚疏屬也董賢諱侯幸臣也孫寵息夫躬奸邪小人

微怨恨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眾心詔曰司隸寶附下因上國之賦也免

以禁奢僭逐綱目所書如此而欲

改元易號以應天道果可欺乎

遂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之

建平二年夏賀良言漢歷中衰宜急改元易號

卷十三

上發武庫

兵送董

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見十六

母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

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

家不藏甲不歲甲邑無百姓之城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弄臣也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

契故也國威器共供其家俗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以其前有安國之言

成帝末隆嘗奏言宜

左遷為沛郡今江南都尉

諫大夫鮑宣上書

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大書其諫者

徵定陶王居國邸

劉輔以諫大夫論鬼薪自是諫官無聞焉宣請黜董旨

劉輔見上

賢用喜武辭語剴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特書之

卷上

目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

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餽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甚於前乎朝臣亡有

大儒骨鯁見九卷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敢厚待外親小憚幸臣董賢等在省戶禁閣下陛下欲與此

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

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外傅急徵傳喜使領外親何武師

丹孔光彭宣韓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

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匈奴單于烏珠留若鞮單于

子鞮旨低請朝五

年明年上問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倘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

勝勝於未戰今單于來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

美良帝

是日日食

王嘉封還  
詔書

始皇之殤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限之。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見十卷高皇后時匈奴恃慢。十一卷及孝文時。候騎至雍甘泉。見十二卷孝武設馬邑之機。欲誘匈奴。見十三卷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衛青霍去病擊匈奴窮極其地。追奔逐北。一至山而還。見十四卷一封狼居胥山。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中。匈奴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心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喙。誨。運府庫之財。填廬山。匈奴之壑。而不悔也。速至元康神爵年號俱宣帝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匈奴內亂爭立。五單子呼立。五單子呼韓邪歸化稱臣。見十六卷然尚羈靡。迷之計。羈靡猶言維繫也。馬頭曰羈牛。勒曰縻。欲朝不距。不欲不彊。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款塞請朝見十六卷第十三年來朝見。今單于歸義懷誠。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之以開將來之隙乎。夫百年勢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二。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是日何提是日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天圓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見上卷號孝元傅皇后。西漢后不書葬。此其書何讀古也。故特書。地后葬舊地多矣。未有書號。某后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西漢后不書葬。此其書何讀者。此其書孝元傳。皇后何識。之識也。卑其祖矣。以鮑宣為司隸。下丞相新兩侯。王嘉獄殺之。有誅意。于其臣。一以殺書之故。具官爵姓書殺之。上託傅太后遺記。益封董賢二十戶。王嘉封彰顯之。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竭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謠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余

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五心疑雲寃。欲更覆治。尚書令鞠譚等以為可許。上以為顧望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意。免相。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與賢為朝廷惜之。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事。孔光等劾嘉迷問賢不肖。主召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平帝中追謚曰忠紹其封。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

故有是命。光復故爵。下司隸鮑宣獄髡鉗見十之日丞相光行上聲。

園陵。帝王所葬曰陵。其官屬以令行馳道中。馳道天子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

距。開使者大不敢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遞丞相自言。又守禁闈上書。

竟抵宣罪。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整衣冠。出門。侍望見賢車。

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鉤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兒子為諫大夫。

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鉤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兒子為諫大夫。

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閼出閼。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

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誼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閼庚申二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三公分職是卿之名也。董賢為大司馬。孔光彭宣不恥與之同。列又且甘處其下。直筆書之。不得脫點。忘自見矣。

六月帝崩。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法武帝。然以寵信讒謗。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太皇太后元帝宣帝。君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前奉送

諸生舉幡  
太學下  
孔光敬禮  
董賢  
王闔諫貴  
董賢

正三公分職

也。政君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前奉送

入后遣使  
者馳召莽

太皇太后  
以王莽為  
大司馬  
孔光舉主  
莽

王莽盛尊  
事孔光

先帝大行。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効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闈免冠徒跣見十二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驗也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今廣東廣州。莽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書太皇太后以者何病太后也莽之篡子為大司馬則書太皇太后以居攝踐祚則書太皇太后詔稱假皇帝則亦書太皇太后詔所以歸其責與太后也司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惠帝無嗣外戚上官桀謀反今比祿世無嗣武帝哀帝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莽初迎之太后與莽也西漢書迎者三未有不書迎之者恒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光承皇后詔病已蒙上文率羣臣奏太后皆公辭也此其不書何箕子兩世無嗣則亦蒙上文而已然則玄孫嬰書皇太子此書為嗣何箕子於哀帝弟也見十五卷。下莽見卷目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以甄邯寒為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威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譽免官就國。紅陽見上卷第九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今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復心甄豐甄邯主擊齒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數年薨。

彭宣見險  
而止

班固曰彭宣見險而止  
與乎苟患失之者矣

王莽秉政

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年九

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子其算

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已以聽之詞則知

莽之移國其所由來者漸矣侵霜堅冰至豈不信哉

以孔光為帝太傅

馬宮為大司徒

冬十月葬武陵安府

咸陽縣西

孝平皇帝初名箕子更名衍中山王興之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王莽迎立之在後五年莽

獻白雉  
王莽號安  
公

平皇帝

試之壽十四歲謚法布綱治紀曰平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喪我四海

辛酉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以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褒貢宗室羣臣莽風諷益州今雲南雲南府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見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家世相傳為疇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

光王莽甄豐甄邯

共定策

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疾不起

太后乃詔光為太保

豐為少傅

甄邯為太傅

王莽為太保

甄豐為

少傅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

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少傅

邯封承陽

漢縣故城在湖

廣長沙府西

侯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

宜以時加賞元功

太后乃以莽為太傅

幹管四輔

太師

少傅之事

號曰安漢公

益封

墮石鉅鹿  
二子知幾

市門卒  
梅福為吳

帝更名衍。侃  
歸書有書請老罷歸者矣有書謝病歸者矣比其不書請謝何直書罷歸見旨易繫辭知幾其神

國今江南

冀勝。

大中大夫鄉邪

見上卷

邴漢以王莽專政

皆乞骸骨

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

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

梅福見上

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為

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

今浙江紹興府者變姓名為吳市

在紹興府城西今名梅市

門卒云

夏安漢公莽殺其子

字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祀

凡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目莽長子字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

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為莽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因推類

其類說令歸政衛氏字即使寬

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

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云故時為大司徒掾官屬

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

紅陽見上卷

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

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今山東蓬萊青州府蓬萊縣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

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今盛京

之士。

侯官林氏曰王莽逆節既萌漢朝公卿為之大馬曾不少愧而梅福隱會稽蓬萊客遼東若將免焉者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子為得之

綱甲子四年春二月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周公為周太宰伊尹為

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

之士。

綱乙丑五年夏四月太師光孔卒以馬宮為太師

綱五月加安漢公莽九錫

書九錫始此一與馬二衣服三樂則

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

鉞

周公為周太宰伊尹為

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

之士。

綱

王莽加九

銜

王莽號宰

逢萌浮海客遼東

市門卒

梅福為吳

二子知幾

墮石鉅鹿

二

帝

更

名

衍

侃

歸

書

有

書

請

老

罷

歸

者

矣

有

書

謝

病

歸

者

矣

比

其

不

書

請

謝

何

直

書

罷

歸

見

旨

易

繫

辭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勇

退

也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謂

矣

終

綱

目

直

書

罷

歸

見

旨

易

繫

辭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謂

矣

終

綱

目

直

書

罷

歸

見

旨

易

繫

辭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謂

矣

終

綱

目

直

書

罷

歸

見

旨

易

繫

辭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謂

矣

終

綱

目

直

書

罷

歸

見

旨

易

繫

辭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謂

矣

終

綱

目

直

書

罷

歸

見

旨

易

繫

辭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謂

矣

終

綱

目

直

書

罷

歸

見

旨

易

繫

辭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謂

矣

終

綱

目

直

書

罷

歸

見

旨

易

繫

辭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謂

矣

終

綱

目

直

書

罷

歸

見

旨

易

繫

辭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謂

矣

終

綱

目

直

書

罷

歸

見

旨

易

繫

辭

知

幾

其

神

乎

二

子

之

謂

矣

終

綱

目

直

書

罷

土葬作策  
藏金縢

綱目本春  
秋之法  
王莽居攝  
踐祚

孔光不忠  
不孝

假皇帝  
攝皇帝

鐵九種毫。輿馬謂大輅或輶各一玄馬二也。衣服謂玄裳也。樂則謂軒轅之樂也。宋戶謂所居之室。宋其戶也。納陸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形錄之弓矢也。鉄鍔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謂秬鬯之酒。賜以祭祀也。軒縣見四卷。曲縣賁同。奔彤音同。赤色旅同。盧黑色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于秬黑黍。香草和以釀酒謂之秬鬯。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臘者歲終之大祭。漢以冬至後第三戌上臘。臘日為臘臘犧也。謂以田犧所得禽祭也。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祚。目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莽皆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初泉陵今湖廣永州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至是前輝光王莽分京師置前、後承烈二郡謝蠶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固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王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較度量也。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無兒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見三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漢公踐祚如天子之制。祭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服臣節。詔曰可。

雪航趙氏曰王莽篡漢當時守清潔而不污者惟梅福。逢萌先見幾而去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邴漢王霸不屈引退誠以君臣天地之大義故寧死而不辱身也。至若紀述鄒越鄒相唐林唐遵等以清名素稱於時楊雄谷永以文章著於世。劉歆為劉向之子。漢之宗室而皆含羞蒙垢。臣事篡逆何無廉恥之甚也。又若孔光者乃先聖之裔受知二朝位冠百辟明知王莽造飾偽行內懷奸謀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是以文武二大柄付於莽。手孝平二年光為太師稱莽功德比周公成其篡逆之志。先正言其事漢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矣。史稱光謙恭畏謹上隱下洩以為美德以愚膚見正若削足而適履役首而便冠勝小失大奚足為賢乎。厯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哉。唯知人善任使而已。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烽灘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辦霍光之忠確

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孝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德優然。孝元優游不斲，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復慢，不明壁。幸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愚頗民玩兵罪，盈怒積而天下叛之矣。

##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九

### 通鑑綱目定本

#### 漢紀附王莽

周之炯 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同輯

周之燦星若

劉起兵  
翟義起兵  
假皇帝

孺子嬰。宣帝玄孫廣威侯勳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為定國。丙寅，孺子嬰居攝元年春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書云：於是宗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耳。書云：莽死之子，倡義也。書云：死之始此。目安衆府鎮平縣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今南陽府不得入而敗。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以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故也。冬十月，朔日食。

丁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傑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不克，死之。

信亡走。王莽篡逆，舉朝和之，舉天下依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日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衆。義兵亦少振矣。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賊莽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為何如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處從義之士為臣子之目。東郡東昌侯太守翟義之子，與姊子陳豐謀舉兵西誅不

當攝者，立宗室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吸郡。見九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

不能食。乃拜孫建等為將軍，擊義。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豪傑趙明、霍鴻等聞義兵起，自稱將軍，衆至十餘萬。莽復拜王級為將軍，擊明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子即武庚以畔。今翟義亦被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語。見三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讐。

王莽作大語

試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